



艾千子字の関子將也其福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九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十三

論文

與溫伯芳論大家書 艾南英

兩日奔走未及報命承詢大家猶之諺云人至三百武
藝皆全也今夫鄉村之富氏家有菽粟有金銀而無珠
寶無古玩無法書奇畫此不可以言大家必如冠蓋仕
族、大人衆不惟有科第人文又有道德忠義又有方

術伎學之人又有膂力拳勇之人下至作奸犯科出鬼
沒神之人無所不有此所謂大家也文章大家亦復無
所不有方為大家古文中惟歐公足當之歐公有史記
文有韓文有柳文又有六朝鮮藻文而亦自其宋時同
時之文如蘇如王如李綱奏議皆若于歐集先見之此
所以為大家諸史中惟史記可稱大家史記有極簡老
文有極波瀾浩渺文有極整齊嚴核文又有極踈節濶
目文有恢諧譎嘲文又有極詞嚴義正之文此所謂大
家也時文亦然時文惟守溪先生無所不有次則震川

荆川有歐有曾有蘇有極簡老文字又有極輕婉文字
有高文典冊又有曲折疏宕然此非可語於今日之人
也年徑就其所近而為之既專既力門戶完好優游恢
廓泛及所長以漸及所短然後無所不有然抑難矣惟
神留誌之謹備述以對

再與周介生論文書 艾南英

六月杪從陳元夫接兄臘月二十六日手札乃知弟三
度寄兄書皆未達而兄首賜弟書亦為人浮沉元夫所
傳則弟拜尊教之始也嗣從南京書鋪廊舍親又拜兄

長贖併沈飛仲書旬日之中兩捧瑤函喜極而舞嗟乎
海內執詞盟者不過數人與兄對譚猶敢含糊不盡乎
弟前書中天約謂海內今日尊崇大士大力者更不知
其渾古高朴師法六經秦漢者何在而僅撫拾其一二
輔嗣子玄幽渺詭俊之談相與雕琢模糊甚至學繁露
者竟以杜撰為繁露習郭註者竟以杜撰為郭註稍進
者亦僅留心句字使其俊詭而先秦西漢高古拙淡之
氣亡矣使人寃大士大力為晉魏抄手猶可言也使人
置六經秦漢不道而降為六朝之卑弱纖俊軟靡巧儷

之文向時韓歐大家所擲棄不屑而力排之者今反奉
為著龜又見之制舉業則文氣之卑乃自吾輩始之兄
以為此罪將安歸乎善乎兄之言曰世之將治其文多
仁孝忠厚之言世之將亂其文多陰謀詭故之譚此語
非特謗吾輩者不知即尊奉吾輩者亦不知也再遇風
氣之遷有極有漸極者勢之所畏而漸者機之所當預
防兄以為今日猶漸而未極乎向者學我而死尚在草
澤今皆在三百進賢冠矣取鼻祖之形而傳之日傳一
紙日失其五日傳十紙非復吾祖矣鼻祖之形如故也

非吾祖而以為祖子孫之罪也不責其子孫而特罪其祖田是其形故多變也有甘受其獄者乎承示經翼一選宜早行之弟當極揚其旨使我輩之文與三代同風即弟有文定文待二選不可以弟故而滯兄之傳蓋弟選意在存一代之文使人得觀制藝中後先升降之變兄以經翼題篇宜簡核而精志在存經不在備選也接兄札又喜兄為我覓得沈飛仲此書弟久為人所詘羈閣三年有飛仲弟事畢矣至于兄所謂更有進焉者此事大有商量不知兄所論經子史三集已成書否弟已

手訂秦漢以來至元文為歷代詩文選又訂國朝諸公為皇明古文定矣所恨波神妬我半為所壞今將復理舟中所失恨如無暇遠遊與兄面訂然弟則謂古文一道今時士子半為時集所昧封閉塵腐無出頭之日雖日告之以先王仁義禮樂之旨無奈其虛氣所至不能復知妍媸之所在弟意嘗謂告人以古文人必不能盡知千古文章獨一史遷史遷而後千有餘年能存史遷之神者獨一歐公歐公之文每提耳面命之人不知也况欲其遍讀古人之書而知孝乎弟于歷代詩文及

皇明古文定二書外又有文勅文妖文腐文寃文戲五
 書以為正告人以古人不能知取文之無當者告之則
 人知避矣人、知避必發憤讀書讀書然後知古人高
 深誠拙之所在不復為浮華補綴無根本之言矣文勅
 者弟嘗笑謂左國史漢為人生吞活剝固其當然、竟
 不顧義類之所安往、出自大老稍舉一二太史公曰
 予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蓋相去千年疑其人之
 有無也每見空洞鳳洲為人作誌銘輒曰蓋聞嘉靖年
 間有某老先生云此亦豈千年後疑詞耶先漢兵農皆

中不時向之面言句及脫為一尚

喪大費皆取給馮翊扶風京兆今朝廷大事戶工二部
 乎不可身十之五非左國史漢不道我朝一代官名

一部郡縣為數公改換後世竟不知有順天應天知府
 知縣矣此文勅也而太倉歷下之文為多文腐則古之
 客難解嘲賓戲七啓七發之類而今時猶象每笑謂友
 人京山李本寧為人作詩序輒就其人姓氏起首使此
 公作我姓友人詩序必當筆窘矣凡此真文腐也文妖
 則以揚子太玄為首而近曰如文翔鳳所作古文辭及

皇明古文定二書外又有文勦文妖文腐文寃文戲五書以為正告人以古人不能知取文之無當者告之則人知避矣人、知避必發情讀書讀書然後知古人高深誠拙之所在不復為浮華補綴無根本之言矣文勦者弟嘗笑謂左國史漢為人生吞活剝固其當然、竟不顧義類之所安往、出自大老稍舉一二太史公曰予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蓋相去千年疑其人之有無也每見空峒鳳洲為人作誌銘輒曰蓋聞嘉靖年間有某老先生云此亦豈千年後疑詞耶先漢兵農婚

喪大費皆取給馮翊扶風京兆今朝廷大事戶工二部寔為之于大興宛平無與也輒曰無以佐縣官之急可乎不可乎十行之中非左國史漢不道我朝一代官名一部郡縣為數公改換後世竟不知有順天應天知府知縣矣此文勦也而太倉歷下之文為多文腐則古之客難解嘲賓戲七啓七發之類而今時猶象每笑謂友人京山李本寧為人作詩序輒就其人姓氏起首使此公作我姓父人詩序必當筆窘矣凡此真文腐也文妖則以揚子太玄為首而近日如文翔鳳所作古文辭及

他同類者附之與夫毀謗孔孟之人皆在焉文寬則諸家墓誌益美飾非顛倒朝政相為賢不肖之論也以文為戲坡公不免作俑而袁中郎為甚今皆類成一部五種出而後天下知古文矣恨不特同兄面商也

四與周介士論文書 文南英

舊秋沈飛仲价歸曾附數行併拙刻未完者奉候此後束裝入楚過南昌見劉士雲乃得拜領台翰併尊公行狀時以一夕之留即渡章江不及覓使人作報章上達然于途中讀尊公行狀頗駭有數事未妥且以為賢昆

仲負盛名海內今作家傳宜稍詳重使海內人、誦法急欲于九江道中覓飛鴻郵致及至蘄黃則兄所寄諸聲氣交業已遍布弟度不可改遂已之今春于都門頗對受先父母言其詳受先益友肝腸如雪必于兄前達鄙意也然在都門見謗兄者不少弟謂我輩知厚愛人以德故常以忠告待朋友而昧者乃竊我輩忠告之語以為謗甚至竊吾兩人往復論文之書改竄為序以示弟若有不足于兄者固已悖謬矣今者便道吳閭咫尺玄亭不獲躬叩勉強為書賈一留或得于此地瞻晤未

可知也弟業已誓此行入山與大士文止再商斯道一洗夙塵蓋此時偽經偽史偽子以我輩為名以杜撰為寔浸成套語讀之欲嘔且其所為古者不知何書夫學古人而不知方嚮已非古矣况于古所無而嚶々自命為古乎夫師古文猶師古人也古人有翠莽有莽操有林甫盧杞必皆古人可師則彼亦古人也古人之文何以異此經籍而後必推秦漢為其古雅質樸典則高貴序裁生動使人如覩然以其去古未遠名物方言不甚近人必盡肖之則勢必至節去語助不可句以為與疎

枝大葉離合隱見寓法于無法之中必盡肖之則必決裂體局破壞繩墨而至于無法故韓歐蘇曾數大家存其神而不襲其糟粕二千餘年獨此數公能為秦漢而已至于今之為古者不獨不知此意併不能成其一家言儼駢後句極窮幽渺以魏晉清談為古猶曰此當附之六朝叫號怪囂填寫史漢猶曰此近代王李蓋二者似古而非人所易惑至于棘喉鈎吻險澁鄙誕則古之人未之聞也獨唐有一樊紹述其所為魁紀公不傳其絳守居文現在皆兄所見至宋有劉幾為歐陽公所黜

其文雖不傳所謂天地軋萬物茁者亦兄所見乃今效之者遍吳越矣此風自文太青始太青空疎不學伎倆止此不過從神樂觀朝天宮抄出道藏僻書數種及海篇難字而已而學者皆為所欺何耶至于近日一種浮悠之文徑成經術之鄉愿杜撰之句以名士而竟并于白眼矣此宜有識者所深憂願兄痛垂此輩為禱弟向時壯年淺學盡見筆端戊午以後一意掃除覺古人深處頗有所窺為文漸有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意而時流不察乃以弟近作為江淹才盡此自閑識者學問淺深

與弟無與也弟八年前曾作一論文詩贈人有數句曰昔友陳與羅巨及摩天揚蛟龍盤大函鬼語爭割強凌獵經與史嘈雜奏笙簧近者思簡淡淨洗十年藏先民有典型震澤方垂裳古貨今難售刳羊亦無育益自今思之此語遂為救時之藥弟願兄此後盡掃時蹊一切十年前以為新古今成腐套者痛與同志另構清裁海內留心此道者不數人友朋難得旋轉之机会吾兄其誰近於白下晤令兄閱其近作尚覺如春水瀰、未見涯涘故不欲加評語想兄亦諭此意也弟何知有沈飛仲

以兄之命知有此人豈知其竊取吾往復書為此鬼怪
事弟舊歲見之駭然私擬或出兄所付接手教乃知狡
獪有自己于都門見受先知其為人之詳不復作緣拙
選亦將別圖布刺崑銅候周玉舊急托兄覓之蝶公以
偶社求大序皆乞留意為懇

答陳人中論文書 艾南英

人中足下向在婁江舟中彛仲示我足下時藝數首不
佞讀之頓覺落想異人雖中間操縱未純然度為此不
難及在舟中見足下談古文輒詆毀歐曾諸大家而獨

株、守一李于麟王元美之文以為便足千古其評品
他文皆未當不佞心竊嘆足下少年未曾細讀古今之
書而顛倒是非需之十年後足下學漸充心漸細見古
人深處必當翻然悔悟目前必不與之諍也及足下行
後則從友人得見足下所為悄心賦乃始笑足下嚮往
如是耶此文乃昭明選體中之至卑至陋歐曾大家所
視為惡臭而力排之者不佞十五六歲時頗讀昭明文
選能效其句字二十歲後每讀少作便覺羞愧汗顏而
足下乃斤、師法之此猶蛆之含糞以為香美耳故張

口罵歐曾罵宋景濂罵震川荆川足下所寶持如是不足怪也及使者來發足下書本欲置之不辨然不佞憐足下之才而又哀足下之未學憫足下之墮落則不得不正告足下足下書甚冗然其意乃專指斥歐曾諸公以為宋文最近不足法當求之古而其究竟則歸重李于麟王元美二人耳何足下所志甚大而所師甚卑也足下謂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又謂歐曾蘇王之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而求末夫足下不為左氏司馬氏則已若求真為左氏司馬氏則舍歐曾諸大家

何所由乎夫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官地理方言里俗皆與今殊存其文以見于吾文能獨存其神氣耳後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韓歐奚由譬之于山秦漢則蓬山絕島也去今既遠猶之有大海隔之也則必借舟楫焉而後能至夫韓歐者吾人之文所由以至于秦漢之舟楫也由歐韓而至于秦漢者無他韓歐得其神氣而御之耳若僅取其名物器數職官地理方言里俗而沾、然遂以為秦漢則足下之所極賞于元美于麟者耳不佞方由韓歐以師秦漢足下乃謂不當舍秦

漢而求韓歐不佞方以得秦漢之神者尊韓歐而足下
乃以竊秦漢之句字者尊王李不亦左乎足下曰舍舟
不登而取舟中之一艦一櫓濡裳而泳之曰吾不藉津
筏而舟渡也不可也以為藉韓歐而至史漢猶之乎一
艦一櫓也是不然吾既得其神氣而御之矣何津筏之
有昌黎摹史遷尚有形迹吾姑不論足下試取歐陽公
碑誌之文及五代史論贊讀之其于太史公蓋得其氣
度于長短瘦肥瘠之外矣猶當謂之有迹乎猶謂之不
能徑渡乎若乃竊史漢之字句自以為史漢在是矣是

今之王李乃足下所謂一艦一櫓舟中之一物耳足下
又曰宋文好新而法亡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最嚴孰
過于歐曾蘇王者荆川有言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
而未嘗有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為法也密而不可
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
為法故其為法也嚴而不可犯予嘗三復以為至言然
不佞極推宋大家之文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
文亦因其過于尺寸銖兩而毫釐不失乎法視史漢風
神如天衣無縫為稍差者以其法太嚴耳宋之文由乎

法而不至于有迹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嘗推為宋之
第一人不及方以法太嚴稍病宋人而足下謂其無法
足下讀古人書潦草如此不亦可笑乎若乃王李之文
徒見夫漢以前之文似于無法也竊而效之決裂以為
體餽訖以為詞盡去自宋以來開闢首尾經緯錯綜之
法而別為一種臃腫窘溢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
意卑其語溢乃真無法之至者而足下以為有法可乎
足下以賦病宋人誠是矣然天下安有兼材必欲論賦
則奚獨宋人自屈平而後漢賦已不如矣楚以下皆可

病也然則足下情心賦何不直登屈氏之堂而乃甘退
處于六朝排對填事柔靡粉澤如是而譏宋賦恐宋人
不受也宋之記誠有如戲賦如文者然亦其一二耳以此
而病全宋是猶見燕趙之醜婦而遂謂北方無美女見
吳之粗繒敗絮而遂謂江南無美錦茸耳如是而以變
宋人憚于修辭理勝相掩以為宋文好易之證然予則
曰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未聞辭之礙氣也辭之礙氣為
東漢以後駢麗整齊之句言耳彼以句字為辭而不知

古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首尾結撰而通謂之辭非如足下之以矜句飾字為辭也故曰辭尚體要則章旨之謂也足下必以好易病宋而以文之最者必難遂謂易經時代最上古其文最難詩書次之春秋又次之禮經出漢儒故其文最條達居六經末以是為經之差并以是為時代之升降審如此足下誤矣足下云易修辭最難時代最古故文最高書經次之足下讀書夢耶醉耶易雖自伏羲然一畫耳未有文字象文辭皆文王周公所作故謂周易尚書自堯舜始次夏次商乃至周去

文周象文辭乃在千載之前足下謂書在易後時代稍後文遂稍不難而次于易經何謬至此也且易之為經原由象數其體自與衆作異若果以難為勝則周公之書如洛誥召誥大誥多士多方立政及大小雅頌詩書當時何不併作文辭體盡取初九初六潛龍牝馬之說入之耶足下又謂禮經出漢人故文最條達以為文之高者必難卑者必易時代遠者必難近者必易之証如此則必何漢儒禮傳也孔子孟子可謂條達矣孟子想足下所不屑至于孔子足下宜稍恕之得無以條達遂

為論語病耶抑足下生平不悅宋儒遂併孔子論語視同宋儒語錄不復論其文耶抑可謂孔子生春秋時故其文遂以不及易經不及書詩耶且孔子左丘明為春秋人而論語條達不同左傳何也又不同後之公羊穀梁何也然且無論論語即易經上下繫辭傳皆出孔子其語皆條達不似文周象文則足下亦將抹去孔子繫辭不入易經獨存文周象文辭邪文各有所主各有時代唐宋之不肯襲秦漢句字猶孔子之語必不為易書詩也如此論文足下必當以揚雄太玄唐樊宗師劉

幾之文為最矣無怪足下之賀、然無所之也然足下尊奉空洞鳳洲乃正嘉近時人則似不必遠語上古也足下又云唐後于漢故唐文不及漢宋後于唐故宋文不及唐如此則我明便當不及宋又何以有陳人中又何以有人中嘍、然所尊奉之王李耶宋之詩誠不如唐若宋之人則唐人未及也唐獨一韓柳宋自歐曾蘇王外如貢父原父師道少游補之同甫文潛少蘊數君子皆卓、名家碩足下閉戶十年盡購宋人書讀之然後議宋人未晚也足下又曰江之行灑灑最難勢最奇

至于海則平易坦直得金焦障之以比功北地濟南為能與水爭順流反逆之勢嗚呼是何謬邪夫今之論文者譬之論水不必論瞿塘不必論金焦當論其有源耳江水惟有源故至瞿塘而能險激至金焦而能洄洑至海而能汪洋浩渺魚龍百怪學之有源者何不可之有自北地濟南之文出學者束書不觀止取左國史漢句字名物編類分門率爾成篇套格套辭浮華滿紙如今市肆賣壽軸祭文、字者然足下以為北地濟南之文難耶易耶與水爭勢順流耶逆流耶使其勢難其文奇

則不應無限代筆秀才供應衙門皆能效之也然則吾將反足下之言而告足下曰獻吉于麟元美譬則兒童也群從而嬉甚樂也父師督責之以詩書則感頌相向何則束於法也彼畏宋人首尾開闢抑揚錯綜之嚴而不能為也畏宋人之古質朴淡所謂如海外奇香風水齧觸木質將盡獨真液凝結而不能為也國無法則亂家無法則譁故即以此語勸人中五身立文於聖賢禮義之中而已足下又痛詆當代之推宋人者如荆川震川遵岩三君子嗟乎古文至嘉隆之間壞亂極矣三君

子當其時天下之言不歸王則歸李而三君子寂寞著書傲然不屑受其直口醜詆不少易志古文一綫得面天壤使後生尚知讀書者三君子之力也足下何故而苛求之其文縱不能如韓如歐乃遂不如王李受足下一眵耶且足下于三君子中稍恕遵若謂其少師秦漢此言亦謬矣遵若少時拙襲秦漢句字其後悔之乃更作古文其少作今無一字在集中矣足下何從見之遵若以其少作為臭腐而足下追嘆之然則足下乳臭時更勝足下今日耶至于宋景濂佐太祖皇帝定制庠修

前史當時大文字皆出其手我朝文章大家自應首推其文或以應制故不甚暢其所言或一二率爾應酬出自門人編錄者則誠有之要之師摹歐曾不可誣也足下姑取其序記傳之佳者讀之可及乎不可及乎景濂雖未足盡我明之長然自今而論之未見有勝景濂者而足下又痛詆之何也震川集頌足下選其論足下學至震川文至震川時駁之未晚今恐尚懸絕足下之論止此故答足下亦止此計足下之病源皆由不知古文二字業于彞仲書中言古文之詳不再述也足下驕

稗菴養不能遠從明師足下之鄉有妻子柔陳仲醇兩

人

中

後

得

信

名

徐與不肖論文未為晚也

與陳興霸兄弟書傳占衡

衡不孝不天大罰既降篤病頻亡神爽頓失枕中腸九
迴者三事而已一先父馬鬣未高二老友索居難覲三
則狂矣太史公何人而衡亦敢言身歿而文采不見于
天下乎雖然天下察聲別味者亦少但得一二不妄點

頭之知己讀吾文終卷不卧足矣曹子植稱丁敬禮真

美譚可念也當今定衡文者舍興霸少游則其誰少間

強起搜舊作古文曩常因唐人孫樵故自燒大半餘亡

幾無力繕次只取亂後襍著凡二十餘篇呼小兒謔出

亟奉寄適游公大來因舉相晤公大固一時無多人

物眼明手捷舌不媚者然譽之闕古人闡域勉之入大

家行伍衡犹半疑之公大好諛人邪欺故人耶衡不敢

居兩兄試投晷隙畧定好惡苟離道法墮凡俗者應時

汰落使知去留亦欲及精神未消亡時親見成書自娛

穉豢養不能遠從明師足下之鄉有妻子柔陳仲醇兩公雖未得韓歐之深然皆能言其本末足下倍贊往請為師得其一言晝夜思之思無越畔然後讀書十年徐徐與不肖論文未為晚也

與陳興霸兄弟書傳占衡

衡不孝不天大罰既降篤病頻亡神爽頓失枕中腸九迴者三事而已一先父馬鬣未高二老友索居難覲三則狂矣太史公何人而衡亦敢言身歿而文采不見于天下乎雖然天下察聲別味者亦少但得一二不妄點

頭之知己讀吾文終卷不卧足矣曹子植稱丁敬禮真美譚可念也當今定衡文者舍興霸少游則其誰少問強起搜舊作古文曩常因唐人孫樵故自燒大半餘亡幾無力繕次只取亂後襍著凡二十餘篇呼小兒騰出亟、奉寄適游公大來因舉相晤公大固一時無多人物眼明手捷舌不媚者然譽之闖古人閩域勉之入大家行伍衡犹半疑之公大好諛人邪欺故人耶衡不敢居兩兄試投畀隙畧定好惡苟離道法墮凡俗者應時汰落使知去留亦欲及神精未消亡時親見成書自娛

酒枯何必供人間餉知我深者與聰明好學者與不貴耳而賤目者與不是古而非今者與不以名位容貌動人為重輕者謔浪笑傲流傳人口萬有二三十年後尚傳人口突得一知己如蔡中郎袁石公者幸而竟顯大風蜚鳶登數十丈雖拽之不下矣妄想亦曾及之即不爾遭一名文盛必傳者吹毛求疵駭駁辨論以予文入其書彼為衡哉我為紫蓋姓名不泯於後世私心亦甘焉嗟乎刻無用之空文異浮烟于身後達者之所笑也強進太平爰居高翔而不食况以草具勸人乎雖然癡

山一寸紙潦草裝潢會見綾絹束紅簽全帖分送者而蹴踏之且亡論渠輩三百年贈謚祭墓大老集重如山序炫熒板精好套堅栗者或哭出其前反顧而趨使在後亦勢有必至鹿死知誰手哉苦廬塊枕戰氣方深以禮以時輯詩古文不宜急然不孝兄弟二人衡尤被先君篤愛提手置膝莊謔化初以一第見期中以立言見勉晚節恣其貫穿淫湛竟不舉時文一問雖知衡數竒無侯骨然四朋足而無愠色責言也憐之勞之勉以大業而已悲乎悲乎衡至不孝徒以筆墨稍靈父子相樂

忍墮文章與秋草同腐寒螢共散哉行年四十一設使
壽如杜甫不過二三十年弄聲韻稍增至李太白六十四
中間坎壈萬變雨露霜雪都未可知亦漸衰無力辦著
書矣若不幸如柳宗元杜牧輩可懼矣獻萋菲之小文
雪駑駘之憤恥此其時矣去年初作六戒後因一事奉
先君命不敢違遂弛此禁爾後詩文復動胸中儻藉庇
病愈快走健餘還如曩時猶欲踐履前言專溫舊書却
新書束沈韻于高閣度禿筆而罕御如張丞相蒼老百
餘歲反飲乳自養優游饜飫晚年有進別著一種精微

簡易文字使識者以夔後之少陵海外之東坡相况豈
不偉哉斯言雖狂真蘄伏櫪遠志也此事在天顧當疾
甚潰亂中輒不暇遠念但區區以眼前詩文為念耳家
有敝帚享之千金同室相語不覺傾盡至此願無笑其
駭狂而究觀之旦夕報我幸甚不宣

致朱憲副墓誌小柬 婁堅

秋初獲侍雖不欲久恩然別歸後意未嘗不懸、几杖
側也前月得賢胤編修書以朱憲副墓銘見屬自惟鄙
陋豈宜替代宗工手筆顧又不當辭輒已具草但來狀

二首多至數千言今雖刪煩就簡然有筆無削終是蕪穢惟塵玷是懼謹錄奉呈儻得以閒涉筆點定即煩侍史別寫待其拜領中有數端求正款開別紙以便賜覽去取漸寒伏惟倍萬珍攝不宣

一唐宋大家有合墓誌而無合墓題以婦當從夫似可畧也獨近代不然、歸太僕亦尺從古立題故此題仍之未知亦宜俗否

一古人尊行面稱後輩為賢最為雅當今則稱公至于臨文古之誌墓稱公稱君似頗有辨非可一概朱

憲副雖十年以長然寔門下士又官正四品只合稱

君今亦倣古于題稱府君而文止稱君未審妥否

一古人誌墓塚多書而子婦絕不書重女之所歸也子婦于舅姑志中宜畧唐宋盡然近代歸亦謹守此法至于孫曾未有書者今謂此可從俗孫列其名曾具畧而入

一朱二狀中多詳中年受侮之事非其族姻即縣大夫也竊嘗見老蘇答揚推官書謂斷不宜及今恐失求文者之意但于志其配處畧為點綴而已又狀為

即為藩臬時事不若為令事精神故但隱括數語且
行文似亦當有詳畧未知合否

與任王谷論文書 侯方域

右四象教後在去知公及有收名福

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畧亦頗聞之矣然大約秦以前之
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
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斂氣于
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
骨于氣者也斂氣于骨者如秦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巒

危磴非靈仙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
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于氣者如
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烟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
即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舵
現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
獨嵯峨于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
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旂幟聲援
但須知此中尚有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
于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嚮敵而前若徒恃此鮮

即為藩臬時事不若為令事精神故但隱括教語且
行文似亦當有詳畧未知合否

與任王谷論文書 侯方域

僕少年溺于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
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畧亦頗聞之矣然大約秦以前之
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
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歛氣于
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
骨于氣者也歛氣于骨者如秦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巒

危磴非靈仙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
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于氣者如
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烟嶼星島旌：可自成一都會
即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舵
覘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
獨嵯峨于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
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旂幟聲援
但須知此中尚有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
于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擣枚而前若徒恃此鮮

有不敗今之為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頃見足下所為杜周張湯諸傳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觀縷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其間漫織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媿、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于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隼搏空

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夫矯足下以為何如僕十五歲時學為文金沙蔣黃門鳴玉方為孝廉有盛名每見必稱佳僕竊自喜又得同學吳君伯喬日來逼索畫日且酌和數首以此得不廢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博稱譽塞訛讓問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漫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近得賈君開宗徐君作肅共相磋磨乃覺文章有分毫進益賈精于論徐老于法二君嘗言此係何事君不慘淡經營便輕率命筆僕佩其言不敢忘足下當行文快意時每一回思之必

賞此言之不謬也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

書十四

論詩

荅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疊、數百言自以為確乎不拔之論濂竊以為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于足下乎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于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

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于足下之
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
始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
所著紆曲淒惋寔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
絕少下建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
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于是
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于風雅者也自歲^特厥後正
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依子建潘安仁
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李膺則法公幹獨

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于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
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太羹元飴不假塩醢
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三謝亦
本子建而雜參于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
陽而氣骨淵然駿、有西漢風餘或傷于刻鏤而乏雄
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
文拘于聲韻王元長局于褊迫江文通過于摹擬陰子
堅涉于淺易何仲宣流于瑣碎至于徐孝穆庾子山一
以妖麗為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于建太

冲近宗靈運元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
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頹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
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升之王子安務欲
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
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于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
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
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
功于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
談沈宋才奪蘓李氣吞曹刘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

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
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变化若神龍之
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
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壹寄穠鮮于簡淡之中淵明
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
次山之屬或以與之相高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于大曆之際錢
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
黃初詩道于是為最盛韓柳起于元和之間韓初效建
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于天地之根柳斟酌

陶謝之中而措詞竄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
白近于輕俗王張通于浮麗要皆同師于古樂府賈浪
仙獨變八僻以矯艷于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
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
而流于蹇澁盧同則又自出新意而涉于怪鬼詭至于李
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各有所
師而詩之變極矣比之大厯尚有所不逮况厠之開
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
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

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教人亦思
有以革之第皆師于義山全乖古雅之風王元之以邁
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為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
退之為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
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号為詩道中興
至若王禹玉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
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
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競以己意相高而諸
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

煅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于二家觀于蘇門四學士
及字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
德符而歸宿于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
乾道之時尤延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
麗陸務觀之敦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
之故步去盛唐為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
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律崇卑固若
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謂相師者或有
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則無不同其下

焉者師其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
然惟深于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為詩當自名家
然後可傳于不朽若體規畫圖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
僕尚焉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
謂風雅頌者皆出于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
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
一家言又豈規：然不于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為初
學道也近者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濶視前
古為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諸作雖佳不若相師

吾即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意可勝嘆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畧誦所聞如此惟足下裁擇焉不宣濂白

批荅張廷寔詩箋十首 陳獻章

首章似胡文定解春秋以義理穿鑿二章發揮道理極致非所敢當然此心亦似不能已願與公共勉之三章仙術多門姑置勿論然興致高遠者非此無以托古有面意于參同契而為詩則斥以盜竊四章箋得

之余清老唱道歌云世間膏火煎熬可厭亦在其
中五章要看第二句舉第四句相應親切六章辭以
溷俗醒以行獨醒易于醉、非深于易者不能也漢
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堯夫善醉矣夫
七章其失與首章同黃涪翁大雅堂記以為此箋
發者正詩家大體所關處不可不理會大抵詩
貴平易洞達自然含蓄不露不以用意裝綴藏
形伏影如世間一種商度隱語使人不可摸
索為工欲學古人詩先理會古人性情是何如有

此性情方有此聲口只看程明道印康節詩真天生温厚和樂一種好性情也至如謝^枏芽得雖氣節凌厲好說詩而不識大雅觀其註唐絕句諸詩事專務為之則心已陷于一偏將來未免此弊不可不知八章不知馬其失在人不在馬少知進退去就而已者亦未以馬稱也平湖之進吾惜之九章珠玑用鄭交甫事十章箋得之詩從後定本統論好但非拙作所能當持以論詩可矣概觀所

論多只從意上求語句聲調體格尚欠工夫在若論詩家一齊要到莊定山所以不可及者用句用字用律極費工夫初須做古久而成家也今且還^葉取唐宋名家詩教十來首諷誦上下效其體格音律句字一毫不自滿莫容易放過若于此悟入方有蹊徑可尋

與郭介夫學士論詩書

王廷相

廷相稽首杏東學士先生門下比者蒙佳稿見教捧讀旬朔若有得于言意之外者見其变化自然如秋雲颺

空倏成物象渾然天造不煩雕刻見其體質都雅如貴
冢公子翠苑春遊冠蓋軒揮金相玉潤其氣韻清絕如
石室道人餐霞茹芝滋味冲淡精神獨爽嗟乎詩之指
義備矣哉發我情志示我龜式不啻多矣僕不肖猥于
是藝亦嘗究心蓄材會調飾章命意求合往古之度用
務大雅之塗時省一斑匪云冥契敢因執事陳之祈為
裁教夫詩貴意象透莹不喜事寔粘著古謂水中之月
鏡中之影可以目覩難以寔求是也三百篇比興雜出
意在辭表離騷引喻借論不露本情東國困于賦役不

曰天之不恤也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
可以挹酒漿則天之不恤自見齊俗婚禮廢壞不曰婚
不親迎也曰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瑀
華乎而則婚不親迎可惻不曰已德之修也曰余既滋
蘭之九畹今又樹蕙之百畝畦亩夷與揭車夸雜杜衡
與芳芷則已德之羨不言而章不曰已之守道也曰固
時俗之工巧兮固規矩以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
容以為度則已之守道緣情以灼斯皆包韞本根標顯
色相鴻才之妙擬哲匠之冥造也若夫子羨北征之篇

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蝕之詞微之陽城之什漫敷繁
叙填事委寔言多越帖情出附輳此則詩人之變體騷
壇之旁軌也洪學曲士志乏尚友性寡神識心驚目駭
遂區畛不能辨矣嗟乎言微寔則寡餘味也情直致而
難動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
深矣此詩之大致也然措手施斤以法而入者有四務
真積力久以養而充者有三會謂之務者庸其力者也
謂之會者待其自至者也何謂四務運意定格結篇鍊
句也意者詩之神氣貴圓融而忌閼滯格者詩之志向

貴高古而忌蕪亂篇者詩之體質貴貫通而忌支離句
者詩之肢骸貴委曲而忌直率是故超詣變化隨模肖
形與造化同工者精于意者也構情古始侵風匹雅不
涉凡近者精于格者也比類攝故辭新意屬如貫珠累
累者精于篇者也机理混含辭馱意多不犯輕佻者精
于句者也夫是四務者藝匠之節度也一有不精則不
足以輯翥翰塗馳跡古苑終隨代汨沒爾何謂三會博
學以養才廣著蓄以養氣經事以養道也才不瞻則寡陋
而無文氣不充則思短而不屬事不歷則理舛而犯義

三者所以彌綸四務之本也要之名家大成固不具此然非一趨可至也力之久而後得者也故曰會如不期而遇也此工詩之大凡也譬匠之治例三焦五臟風寒暑濕藥有定品方有定據工匠者能循持而守之雖無大益保無大謬矣雖然工師之巧不離規矩畫手邁倫必先擬摹風騷樂府各具体裁蘇李曹刘辞分界域欲擅文囿之撰須參極古之遺調其步武約其尺度以為我則所不能已也久焉純熟自爾悟入神情昭于肺腑靈境徹于聽聞開闔起伏出入變化古師妙擬悉歸我

闡由是搦翰以抽思則遠古即今高天下地凡其形象之屬生動之物靡不綜攝為我材品敷詞以命意則凡九代之英三百之章及夫仙聖之靈山川之精靡不會協為我神助此非取自外者也習而化于我者也故能擺脫形模凌虛構結春育天成不犯舊跡矣乃若諸家所謂雄渾冲澹典雅沉着綺麗含蓄飄逸清俊高古曠逸等類則由夫資性學力好尚致然所謂萬流尚海異調同工者也究其六轡在手城門之軌則一而已嗟乎擇善而廣道者賢智之術業也一道以成化者聖神之

功用也執事之作固已動其幾微優入閭奧矣而僕鄙陋之見猶拳、焉陳之或者道化之妙不無有助于萬

一耳惟執事欲之
予部
公之
心
祥
德
石
福

前旌車按渝州因得拜下屋行積承高風之懷乃辱寬

下吏禮節款迎愉如儀待若賓情洽比故既聆緒論又屬師式高敷皇墳旁泰風雅真藉恂、之德也違後假樂注膺懸遲未已重辱長以惠翰既以金玉之音豐、教百言將謂繪可以密招談座矣營思奉荅泆自弗構

蓋恨言詩因能起予辨事無以塞詰也爰就清誨所及試畧陳之來諭云今學士大夫有謂作文尚孟世用詩則徒虛糜歲月荒職業耳其信然乎嗟哉富叟指園錢為阿堵達官目冕黻為徽纒門下與學與詩詞固特飲而謙之不然豈隨流俗人語耶僕愚思文章與詩皆同一義也文誠有用無容為疵而詩獨益者乎融、乎文之精琅、乎響之神也君子動天地徹幽明昔鄒子吹竹而寒谷回春孫登發嘯而木葉皆振秦箏下鳳曠琴翔鶻聲音玄感莫可盡錄矧嗟嘆詠諷辭昭六義者乎

功用也執事之作固已動其幾微優入閭奧矣而僕鄙陋之見猶拳：焉陳之或者道化之妙不無有助于萬一耳惟執事教之

荅喬學憲三石論詩書劉繪

前旌車按渝州因得拜下塵抒積承高風之懷乃辱寬下吏禮節款迎愉如儀待若賓情洽比故既聆緒論又屬師式高敷皇墳旁參風雅真藉恂：之德也違後假樂注膺懸遲未已重辱長以惠翰貺以金玉之音疊：數百言將謂繪可以密招談座矣營思奉荅決旬弗構

蓋恨言詩因能起予辦事無以塞詰也爰就清誨所及試畧陳之來諭云今學士大夫有謂作文尚孟世用詩則徒虛糜歲月荒職業耳其信然乎嗟哉富叟指園錢為阿堵達官目冕韞為徽纆門下與學與詩詞固特飲而謙之不然豈隨流俗人語耶僕愚思文章與詩皆同一義也文誠有用無容為疵而詩獨益者乎融：乎文之精琅：乎響之神也君子動天地徹幽明昔鄒子吹竹而寒谷回春孫登發嘯而木葉皆振秦蕭下鳳曠琴翔鶻聲音玄感莫可盡錄矧嗟嘆詠諷辭昭六義者乎

昔舜帝歌股肱卿雲之詩而羣臣和之令四方風動時
雍百姓妖厲不興災疹不作故曰不識不知帝力于我
何有益至和也近世傳杜少陵之詩可以愈謔此雖俗
說喁：要可信其至理焉若世所謂無益于用者則有
之蓋情無所因義無所著道不闕于諷諭旨不達于比
興事不究于變正音不分于大小格不判于古今體不
察于遠近莊艷乖宜雅俗失班理不鬱氣：不協聲：
不諧律：不應候鳴不藉于天籟語不扶于丹誠返此
十六義其鹵敏者駕言倚馬纖細者假口射鵰此所以

來夏類：誚之誚矣下者蕪：靡：率意隨嘲則又不
若夏：檻竹嘍：草蟲可以激情而婉思又何況于杞
女之哭巴童之歌耶竊謂古樂不興詩之教失傳也詩
者樂之體也樂者詩之靈也樂不藉于詩章者則音空
而不寔詩不比于管弦者則神滿而不空由是論之詩
不考音聲審律品詳清濁高下之變後可以窮陰陽之
奧宣宇宙之和孔子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詩
者中和之發也來諭又云七言律起于唐沈杜為宗而
律體猶難工說者以崔顥黃雀樓為唐律第一公獨取

蘇題望春以為格律完粹冠于諸子此僕之感益欲求
解于高明也唐以詩取士故唐詩于唐開元間工七言
律以便行。應奉制號為近體今且直以七言律相質大
槩察其律格莊嚴氣韻雄渾為最其餘審其音或如金
或如石或絲或匏但成調動物者咸可入選或一集有
數首一首有一二句如格者即名家矣若元欲完全求
美如姊妹倍選駿馬八圖次其先後摘其瑜瑕恐非所
以論一代名音之神趣矣是以二南無分音列國無辨
體兩雅可小大而不可差詩三頌可今古而不可選列

同歸要妙經孔氏刪定矣唐家三百餘年詩人成集者
起貞觀虞褚歷元和迄開成李許溫杜至崔塗韓偓止
五百餘人耳攻詩者搜攬群集殺玄咀腴睹其班、離
離異調同聲異聲同趣遐哉旨矣惡可謂琴愈于琴、
愈于磬、愈于祝圉哉故世分一代初盛中晚而妄錯
高下即如楊伯謙嚴儀卿高廷禮諸君之論恐皆不足
以服英靈國秀之視也觀木芍之艷山桃之大芙蓉之
澹寒菊之秀天然意態各隨鑒者愛之重之宗之習之
爾若五季以下作者殆難論矣且唐人之集皆不多帙

而近體孟少意作者无多其合律盛傳者一家才數篇耳若少陵獨多者天匠絕藝又為詩史不宜盡以唐調規之近代作者曩時匪杜達仙匪李資無透髓之慧功無磨杵之苦而近體且數百篇欲其通靈入奧切肌感人而有孟世用者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僕僮心督視資與功無秋毫之近而敢于嘈、無慚者特公汪濊之度能並包容也憶昨晤對時曾道諸部使多言僕傲倨難近自公睹之獨自為雄雅兼才發一大笑公恩德藏之寡腑矣示詩八首末三首則從軍行俠客篇紫駟馬僕

栗、疑為生耶嗟哉揚鬣之驥人憚策之豪眉之夫人憚揖之繪不幸類是也每思陳遵以府掾廢事而馬叟優重趙壹以計吏抗禮而袁公下堂繪今忝列郡守明公復以儒雅相推率爾漫荅无多卹厚如何

荅張伯陽山人黃鳳翔

承來教品評風雅上下古今最為詳核且譚及詞人相軋之態深慨世途荆棘人情魑魅以為懊嘆此事直可付之一哂昔建安七子濟、同朝互相賡唱間有高自標許者而不相媚忌沈宋李杜各並興一時振藻齊聲

吟壇宗尚張燕公獨推沈第一宋不侈口爭也而白也
詩無敵之句識者至今誦焉謂杜子美之善讓名夫瑩
璧並積明珠滿握自有定價奚如相形譽人即所以自
譽也近世學士之相詆訾者始自李何彼其初評藝相
磋締交相惟洽逮乎才名日起昧日黃日之子遂諛奉
構煽之于是搖管爭名互相彈射警言累牘不啻懸書
國門要其指歸祇逞銳筆端紛：古戰而欲拔趙璧之
幟壓祁山之壘斯已難矣柳子厚有言吾每為文章未
嘗敢以輕心掉之惧其剽而不面也未嘗敢以矜氣作

之惧其偃蹇而驕也凡才士論文而不掉輕心作矜氣
者吾見尤罕矣何者以言之易也究其病在白坐百尺
樓而欲卧人牀下則立論不得不高遂至排擯古人蹈
藉凌轢敢為大言而不顧何仲默貽書李獻吉云古文
之法亡于韓詩弱于陶而古詩法亡于謝夫何氏直堪
以詩名耳所論文不无深辨杜子美一代宗工犹然追
尊陶謝恨不令渠述作與同遊也陶主冲澹謝主健麗
各極所造軒輊寔難世之詩人或優陶而劣謝顧善書
者不專摹一帖善歌者不專鳴一音李獻吉五言古風

有倣陶體者有倣謝體者有明倣而明言之者有不言
可以而觸目輒覺其似者縱橫錯綜變幻百出兼于曹
劉沈陸各得專詣其七言歌行則挾山茹海之蘊藉駕
風鞭霆之才力子美而後僅見一人非流覽博洽涵泳
功深非易窺其閫奧惟律詩學杜處痕跡太露此仲默
影子之訛所自來然其借陶謝以排獻吉則非也獻吉
之古風大而化矣矧陶謝之詩非可詆訾也旁觀者弗
察遂指為要眇之譚隨声附和真所謂吹雪疑冰矣即
杜子美之製作擬古則脫胎欲仙獨創則飛薨闢藩天

巧人力無庸贅贅及閱其五七言律詩于大歷十子長
慶二氏之體無所不該許渾體時亦有之蓋著作既富
則体裁声調自尔不拘一轍或遠相符契或先得同然
枕吹簫為風附枝為萼成声成色各豈真机有不謀自
合者今持論者摘元白許渾直揮諸帖壇之外顧其為
元白者不少摹許渾者亦衆且默自負欲度驂駟前也
乃持論則峭刻如彼私心誠竊非之嘗觀李于鱗詩刪
極力淘汰枕錄許渾之作瑕瑜不掩公評具在大都詞
人之取則貴高論人宜恕錄長舍短片善靡遺乃為尚

論之法若第尊已卑人飾今疵古縱其言出于名公之口初傳之似足聳聽徐按之則為浮詞為鑑為衡付之天下後世非一時意見可得妍媸而低昂之者彼瑣庸流借行卷而踵門盜虛聲而倚市所謂賈豎爭言又何足與辨是非也不審足下以為然否餘待對榻促膝時更罄所懷

與友人論詩 彭輅

頃文與僕一再論詩慮其私心自用不肯追逐時好故懸之大觀竊以官徵誨益甚深願有一二未盡敢畧言

之夫詩者人之性情也人能無詩其能無性情乎然而巧拙視其才汚隆乘乎運異同隨其識興廢緣之遇均是言也而巧者常豐拙者常澁者不足豐者有餘昔之傑然名家卓犖瑰異每一篇出令人頓解神怡者盡天所篤也譬則駿裏綠駢生而自有千里之姿彼駕蹇下駟縱欲騰驤蹠蹠卒于疲汗顛蹶却而不可則才固限之也詩發于謳吟文之韻而成聲者也聲之動在人而噓之吹之拊之盪之橐鑰于天地天地之氣噫而為風其聲春溫而秋厲天地不自知也故曹劉王粲之藻

蔚不能為枚乘李陵之渾璞二陸顏謝之雕鐫不能為
建安黃初之蘊藉齊梁陳魏土宇偏安其氣崩裂而不
完其詞剪裁而纖碎若有使之者而作者不自知也唐
自安史之變干戈雲擾而正聲以漓已而方鎮逐命皇
靈匪赫而音節以靡其鼓箏運橐隱々宇宙之間司其
机軸非作者所能強所謂世隆道隆世汚道汚也評藝
事為雕虫小技謂王楊盧駱為浮躁不任爵祿者皆取
其不能而肆其喙以相媚疾夫何足以溷牙曠之耳至
于元稹優杜老李而韓愈氏非之李扈厭崔灝之輕佻

而太白噴々不容口劉長卿衰然中唐之冠而秦系仗
政以偏師敗璠議其思銳而才窄白居易不見重于時
輩而雞林宰相賞購千金若此類爾予我盾甲可乙盾
紛綸而莫之一乃由其智識之懸殊非知音而故嫉之
也夫識者一人之鑒裁遇者當時之好尚初唐之變而
為開元天寶也盛唐之降而為大歷也中唐之又降而
為建中開成也邈其初必有名公鉅卿揭標樹鵠于其
上而學士大夫位在下風者翕然欽挹而樂為之趨或
高材盛名之士援朋締黨以同己者為是而後生覓門

庭間蹊徑莫不附多皆寡捐故就新又或南宮主司柄
文衡以低昂群彥而覬進干祿之徒率掇其中選之篇
用為槩獲所以唐之詩格寔卑寢弱而日流于下職此
也夫六朝雖曰綺麗而陰何庾薛十數公傳而彌永者
其風神高俊不專雕鏤句字之末故古法廢而古意存
猶良金躍冶而出曰我必為鏤鉤者虞世南魏徵楊師
道等之在唐引而漸入蒼古半為子昂之先驅彼以青
黃黼黻為六朝金玉珠翠為初唐者誤矣盛唐渾脫變
化不相沿襲賦其所見物無遁形意未到而詞已屬不

暇鑿元始之寡也雖風神稍刊而興象攸寄中唐有弗
逮焉大歷諸賢清顏雅飭意趣傾吐而漸涉色相不得
與語上乘矣况晚葉之季流派歧雜刻精鏿采其繪景
也不勝逼切其抽辭也得於鍛鍊既乏空曠之觀復昧
天解之解力欲增前人之所未備而不知愈精工則愈
凡近也乎夫此四唐者詳其軌轍則然而要非所以論
于詩之外也提之本于性情而能融洽以宣之與詞條
相映發其冥然淵宜而快心自得者百世不能掩也故
曰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而以代置論非知言者也今之

為詩者魏宋之謬洗元之濁而確然以唐為歸嘉隆以
來一何先鳴擅場者之衆也第謂之與唐比隣則可其
能入彼之室而與之縮帶共席者幾何人哉何者唐人
之為詩也真以己之工拙為愛憎不以他人之愛憎為
工拙而今人驚愚震俗急人之我知故唐索之淺今索
之深也惟深以淺而妙者為敝帚矣唐取諸平而今取其奇
惟奇也真詩湧于吾前忽而弗覩矣故知術業有專攻
而畦步之差頓成燕粵也且擬不似為似其說出于仲
默而寔非仲默以有求似之指夫以有求似為優孟之

效孫叔而已若不似之似則趨象而入于神離力而躋
諸聖言之至者也今之不似者其果似也耶吾大慕李
于鱗而尊向之夫于鱗之撰誡雄矣峭矣壞矣偉矣其
才萬人敵其體勢近代未有其樂府古選既上薄漢魏
而病于襲若七言律每于高華絕響之中不免着運奇
之跡迨宦浙以後其詩已將化而溢焉逝矣英雄滿前
遂許獨據中原尸牛耳之盟乎哉蘇子瞻云地之美者
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斥之區彌望黃茅白葦介
甫文非不善病在喜人同已故蘇之與黃大非臭味而子

瞻亟稱山谷與少陵同者高岑與之異者王孟而子美
並褒焉無淄澠荼薺之分故故然效應物之體贊捧以
謁而韋不謂善明日錄故藁呈之而韋乃大賞許蓋才
分異稟人不能以兼長儻規、強襲其言而神魄狀牯
不相中即抱萬鎰之珍終非已物故得不似之似則必
以不同為同矣仲默朗語亮凡搦管揮毫者往、羨其
為美而惜年之不返美而未至今也後粗豪沉着步趨
少陵之獻吉壓于其上天下其誰信之今之為詩者大
較江南尚色澤有佳人曼冶之風致齊秦主氣骨有壯
夫慷慨之襟度其囿于土風一也白仲尼復生不能強
而求其同而未憾其間一予一奪要其氣骨之道上為
勝于是聞者諱曰音樂之感人而娛耳在絲竹之要眇
不在金石之鏗鏘兩相持不相下也僕所貴知我雖希
而故我自任生平有采真之思每自喜去詩不甚遠與
其躡躅而邯鄲無寧安于壽陵之鄙態乎大宜抽摘瞽
言而詳教之

與王遵巖參政唐順之

不會兄于武夷終是此生不了心事三年之間定當廢

興耳近來有一僻見以為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豐
三代以下之詩無有如康節者然文章如南豐則兄知
之矣詩莫如康節則雖兄亦宜大笑此非迂頭巾論道
康節詩者莫如白沙翁其言曰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
傳後來操翰者二妙罕能兼此尤其是二影子之見康節
以煅煉入平淡亦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者矣何待兼
子美而後為工哉古今詩庶幾康節者獨寒山靜庵節
二老父耳亦未見如康節之工也兄如以此言為癡迂
則吾近來事之癡迂大率類此耳兄嘗謂非兄不能序
吾之文非吾不能序兄之文誠然誠然仙道逼人筆墨
久廢然于兄終當果此約勿以久近相之也

論詩書 王穉登

子服足下足下吳人也吳人之詩大率驕淫綺靡之思
多慨慷烈激之音少足下毅然欲盡洗其陋于鄉國詞
人及當代闡奇發藻之士舉莫當意而獨于閩西李氏
之作咨嗟擊節命為絕唱此則鄙人所未喻也中興宗
匠夙稱李君當其文采葩流詞條豐鬱山龍藻火之文

章黃鐘玉磬之音韻官商朱紫盈耳炫目誠非一代之
奇也然僕以為李君之詩功崇而業淺何謂功崇而業
淺蓋明朝以來作者絕响声律之學幾乎掃地其或為
當時所嗜者取覽其文悉皆死声木色庸近果下不
可垂之後世狃其氣質朴厚未可泯沒逮乎英皇之朝
則並猥弱雕瑣無文規米又并其氣而亡之矣李君生
于弘治正德之間崛起閩隴蛟騰虎視力挽七朝之廢
身濟百年之弱指而號于眾曰古不漢魏非古也律不
盛唐非律也一時海岱英靈之士翕然趨之而風雅之

學亦遂復振今讀其詩吾独惜其調高而意直才大而
情疎体正而律庸力有餘而巧不足也何則矯枉太過
和平不及摹倣剌誅陶鑿未暇凡有識者不言可知此
猶戰國嬴秦之後繼以矣刘方其持宝鏑斬白蛇除繁
章削苛政其功非不快也然問其詩書則陸生爾矣禮
樂則叔孫通爾矣僕以為李君之詩撥乱反正之力多
粉飾太平之事少所謂可與創造難與守成故曰功崇
而業淺也武宗之時文士輩出李君亦懺于閩西徐子
白眉于東海李資弘亮徐學精深長才絕力則徐不逮

李清声古色則李不逮徐蓋李君之才產于比郡其地
土厚水深其民莊重質直其詩發揚蹈厲吾吳土風清
嘉民生韶俊故其詩冲和蘊藉政自不能一律齊也僕
謂武皇草昧之頃難少李君今日全盛之時當多徐
子何哉時異而勢不同耳故曰分路揚鑣城門一軌畫
虎類狗識者病焉足下賤家止之役而效邯鄲之步舍
熊掌之珍而甘嗜魚之癖不已謬乎雖然匠不為拙工
而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而變穀率三百篇者詩之繩墨
穀率也今之作者即不能為三百篇然古詩允準于建

安黃初律詩不期于開元天宝詩云尚有典刑此之謂
也若夫寄興含思比類醜類會美善于一塗融情義于
兩得則化裁之妙運于一心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惟足下努力而已

荅友人論詩書 張治道

僕自垂髫即有文藝之好而謂古道不興俗鳴爭唱見
世之作者專門探奧終詭風人馳心慕古者有蹈襲之
弊自立標格者墮元宋之網雖盈筭累積皆不足觀僕
才雖不逮功則倍之粗倣古人妙契前代年歲既久篇

簡成集詞旨雖華精神備具漢魏六朝齊駢李杜初唐
禱用至于採騷雅之源求風人之旨戶牖齊開羣體畢
歸中間間有出入前輩自掣繩墨者規矩雖離方圓靡
謬比之古人亦不多讓僕非好大言以欺世厚誹以邀
名見世之握燕石而議懷宝者迷不知返咸謂前不可
追後將日下以李杜為至難况漢魏而益遠見小忽大
却步忘攀志不率氣謬為論說亦可笑也豈知夫造化
之在人心陰陽之統情性以定氣情以命思氣成
詞自不可遏安而為常激而為變相應遇感千古如契

故婦人之語取編于常經童子之謠見錄于明聖而謂
後不如古前不可追者不亦謬哉今以李杜觀漢魏漢
魏視騷雅茅第之遼不啻倍蓰今不法騷雅而法漢魏
不法漢魏而法李杜趨向既卑蹈歷斯下鞭策雖勤圍
範難逃况不至李杜者哉所以求古人于後代責瓦缶
以黃鍾益見其難也嗚呼鼓至聰于衆聾而聽不可示
擊黃鍾于太和而音有可宣故沿襲之弊衆人迷焉起
悟之幾智者能焉今溺于衆人之見寡乎智者之明為
此卑下之說世道日降詞藝靡振後之笑今責將安究

始開終繼一唱百隨第恐聰明才辯之士亦蹈覆轍甚可哀也僕昔為高明所取故著此言以見標的

答陳昌積解元論詩文書

詩格貴正調貴高意貴微遠詞貴婉而平寔氣貴昌脉絡貴聯屬風致貴疎散古詩以子建淵明為法則辭古而意縱律詩以錢劉為發軔則詞俊而情達文字以西漢為法則平直濶大久當求之蘇李求之沈宋李杜諸家求之左莊太史則脚步皆正至其驟逸跳踔隨所欲而解不中法矣若夫研精惟一覽其形容即下手立奇

思為警語終是無據不免牽合纍塚之病誦讀者無厭飲之味惟令遙望驚顧而已足下詩文皆格調尚高脫去凡近但其中有不快人意處以先意于奇之故也足下幸不以老謬尚思改絃而鼓之未有不得也承不鄙見詢聊復以此

復陳立父論詩書 朱長春

世道相喪風雅殆絕十年求友一旦見之足下讀朱書三返津、自喜吾道有望矣僕曾記書馬長平與黃玄之論文章千餘言甚詳地阻遠不辭得答未知所合今

幸與足下往復同志臭蘭何所不盡足下談詩謂無喻
子美而歷數今人之病揚權大當僕嘗以詩自商周來沿
代更體至唐而止獨其發性止義理必不可更故樂記曰
凡音生于人心者也聲成文謂之音子美所以獨絕流
輩為其直追古始含茹英華本騷雅之意參以漢魏為
骨潤以六朝為色故其至者常命意象外乃能不朽此
理唐諸公已不解何論今哉故僕以為善學杜當自古
始如挹江之流汰其源則竭決岷山之泉萬里如建瓴
耳今時縱有一二似語亦是色象之肖不如虎頭傳神

都可目左道不足論足下雅識清才當自立門戶為千
古爭雄僕亦借左提右挈共暢元音亦世道大幸夫靜
女冶飾不如却洗武夫怒臂不如講劍術習權家奈何
文士作脂澤故人徒恃氣自壯哉弟甚恥之請遂與足
下肆談今士足下評詩自何李中興夫自唐杜教百年
靡：滔：安得不歸功二大夫然獻吉已涉粗蠢勇人
態似未解紀律者子美原有二種詩佳累自不相掩子
美好選未免纂組之累而夔州後更多強綴別為拙俚
乃其衰晚窮途潦倒自放之態無復剗刷神巧故其自

言亦云衰老才力薄云詩畫人間意已非自己滿志快
語矣既雕既琢復歸于樸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今見工
匠作器凡非國手自多窳苦即吾輩吟時方注思未馳
能無窳苦之景乎故子美云作者寸心知獻吉反肆力
于累者要知寸心未了已不免黃魯直之病大要風韻
神情尚遜何前駢惜其力薄尚有步趨之勤蓋亦年限
之五子蓋幾適燕而南車者也濟南好聲其入淺其出
浮病于格瑯琊希博其意支其色雜病于理今天宝前
數公見此且作門牆之麾何論子美之堂乎二公旗壇

之錚、猶爾尚何他云文運艱難暫時復蹙深悞時俊
足下不見弱喪子之求還方偃、無如遇大男子將之
他邦餽以美俎衣以繡襲假為天親親之姬煦樂焉忘反
曾不悟終迷之不如偃、時也今文士何多弱喪之迷
哉誰任其咎誰又當覺之知己拆肝不覺狂言子長云
難為俗人道也

與李叔云書 朱長春

歸錢塘道中得足下復書三歎而起雅絕久矣幸有公
芋出千秋之事可振請至足下盟辭益令人心淒氣壯

方今四海交道誰堪以此古義進者惟是其識器不廣
大業終不就如叔立真吾所僅見高才獨恨畫地趨耳
能發勇志何不可成古人僕皇：求友多年矣始遇叔
立叔立無言且不敢不言又敢言：而不言應乎但叔
立好自護惜去冬至今曾無一詠惠吾目僕雖有攻玉
安所定其短長以效知已然大約揆之詩有格調人有
才情後來往：棄格工調離情逞才是說羨人之色而
好匹龍也者夫評羨人者憐目使一身皆目則不成人百圍
之木為大厦棟如椽榑等皆則不成屋足下試取三百

篇騷漢魏晉與唐初盛諸君子按以律後則皆土偶矣
故大要名人反有拙韻而愈妍者愈下此自其情格所
至應如此耳既至則無取于多：而逐外文掩其質是
傷雅之斧也且今人亦寔不知調與才調者音嚮具有
神韻才者煥發出于情理羨人容華綽約自然耳安云
粉澤俯折以為麗哉此語難為俗眼道故僕吟十年餘
亦不欲為俗眼喜昨陳公衡共子譚閭門公衡道予詩
品自高第時：樸無色予因索公衡詩覽向公衡曰足
下病我誠是然我欲獻此病于足下此即前說也文章

公事正欲相成又遇同好安敢不盡書中見足傳陸大
語亦以此意相感僕昨見陸大荅詩似涉負氣于律法
不甚諧又時有時人口吻正欲與相見一論得失今不
知陸大所反唇于我者亦復何等病足下所云議亦不
開說語云善視者不自見其腹僕嘗怪世文人多犯自
雄又怪其速得名自雄得雌速名無名兩者僕安得自
蹈念夙昔盡之語令人毛豎矣便欲足下停止取僕所
呈諸稿盡賜閱定所不可顯指所以標于上子長之史
尚付人竄正諸葛之相廣集衆思僕何等人作夜郎面
目欺天下無豪乎願足下無讓夫佛法不二尤多証難
洙泗之間聽如也語曰山有木工則度之今使足下
為僕度而僕又以足下度為度印其所是辨其所疑不
當一大揚推乎足下無讓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一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十五

論詩

論詩書 顧璘

與足下一見即出郊居野人歲計牽繫不能不然無足
為高明道者念所論詩說表臆取未盡畧為一談國
朝自弘治間詩學始盛其間名家可指而數今亡去有
集傳世者三人李獻吉何仲默徐昌穀三人各有所長

李氣雄何才逸徐情深皆準則古人鍛琢成體純駁優劣可畧而言大抵皆作家也今雖後賢翹起孰不同聲歸許哉然三賢皆余友嘗共講習而商訂之者知其淵源所自未嘗不擇法于古人李主杜何主李徐主盛唐王岑諸公皆因質就長各勤陶冶是以立体成家咸歸偉麗夫豈苟然而已哉詩之為道貴于文質得中過質則野過文則靡無氣弗壯無才弗華無情弗蘊杜宗雅頌而寔其寔其蔽也樸韓昌黎以及陳后山諸君是也李尚國風而虛其虛其蔽也浮温庭筠以及馬子才諸君

是也王岑諸公依稀風雅而以魏晉為歸冲然有餘韻矣其蔽也易而俚王建白樂天以及梅聖俞諸君是也嗚呼諸君並立名代之才而學詩之蔽犹至于此詩可易言乎哉余又有說今世論詩者言風雅則妄耳上漢魏次李杜王岑諸賢今賢雖衆儔能嘗議則詞林之規矩在是的是矣舉六朝則曰靡弱舉唐初則曰變体未純雖承先生之常談其寔確論乎外是謬矣奈何臨楮洒翰率就其所非而棄其所是綴疊雙声比合五色雖呈燦爛寔昧性情豈中道難從而偏長易勉乎抑新奇易

以驚世乃違心以騰名乎杜子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
心知此當要諸後世不可苟悅于目前也或者謂楊雄
太玄可覆醬瓿桓譚以為元傳顧吾與子不及見耳斯
謂良工独苦者乎余老衰不能復振幸皇運之休明慨
英賢之太過抑過莫語安得不盡于足下哉載觀前代
之文契萌于所勝变生于所窮盛衰相因關係非細漢
承亡秦縱橫之餘建武一变文章爾雅其季乃至委靡
不振唐变六朝開元之音幾復正声宋变五代元祐諸
賢遂倡道學及其季也各有纖瑣繁蕪之陋文盛則運

盛文衰則運衰莊生曰世喪道也世與道交相喪也可
謂洞見幾微者矣國家今日之文不知一变而盛乎再
变而衰乎不可不深長慮也足下示教新編雅志高邈
將以揚風雅之墜緒故詞旨氣格直追李杜而上之時
其間六朝唐初之語時亦有之余竊疑焉豈風俗之变
賢者不免或衆耳難諧苟為同声坎是二者皆非足下
所宜有也間稟独見况有定說千萬開教以祛茅塞甚

與莫中江書

舍弟歸辱手誨諸說展奉惶悚不肖十一月來即謀襄

先祖妣葬事百念冗迫懷抱可知幸今反虞之後始獲稍：安妥新春伏惟行署有相台動候止萬福別後承頻有過從旅况喜不落莫新作想益加富詩末技也以吾中江曠世之識超凡之才奚屑語此願乃卑遜如處女使人：若得以開戶為者何耶且以古人之詩言之其為調之高雅措詞之藻麗立意之玄妙中江豈不知也願乃一有所作于己之調之辭之意反遲疑而不能決遷延而不敢出豈古人所有中江獨無哉意者耽嗜太銳謙虛太過是以自信不專求全太速反有傷于淵

雅之致耳誠欲獵古人之精華傳一己之體格不蕪勝于人不苟同于俗博採以聚之玄覽以一之未契不强求已契勿固執若有若無无俟其優柔自得與已為一盖自得則自信自信則無古今無人我合嘉會之緒成衆妙之門不貴黼黻而貴簡切不貴糟粕而貴神奇渾融無迹自不待較之于銖、兩、之間矣方其求之、初十蹊萬往我或不免為古人所使至此則通于一而我反使動古人也是故自信由于自得无自得始可以言詩也是故詩不可徒寄好惡于人也特中江愛放言至此

行矣中江以子之心行子之事勿悔歲月之無多勿憂
聰明之不逮勿患著述之不早我能為蘇李則贈答之
數首足以見蘇李矣我能為阮步兵則詠懷之八十首
足以見步兵矣靡薄無寔之言雖多無益向見中書言
唐荆川作詩亦不甚多似荆川意亦如此不知中江
以為何如歟、卒歲扁舟之約不能踐矣聞新號鳳阿
定否舍弟傳諭索翻作昔周王之吉士非召康公不能
遂歌區、謗劣豈能供此役容後圖之不具

又荅友人書 車大任

辱友再惠書若津、乎深有羨于藝文然者且欲僕吐
其千慮之一得僕何敢不竭其愚忠雖然雕虫小技壯
夫不為此道非吾人所甚急也僕何言哉蓋衿佩之家
而應舉者不以此為去取也簪組之夫而治事者不以
此為殿最也故曰非所宜急也蓋不惟不急亦有大損
夫士而越俎治庖則妨工奪志其人无在孫山之外矣官
而尸位操觚則力窮事廢其人无掛彈章之中矣信乎
其非急也今僕固閒居奉世可以縱談之日姑緩頰陳
其梗概竊謂詩文之道其体最嚴其用最大然博古无

窮于止索積累无深于歲時而後可以成一家言藏之名山傳于後世何也詩文各有体不辯体而能有得者未之前聞也夫文貴顯也不顯不足以敷暢其事情詩貴隱也不隱不足以見深長之味設若以文為詩直議論之窟矣以詩為文之經緯之章矣故說者以為詩祖盛唐文宗兩漢豈不謂其氣格骨力足以追三百篇之遺響紹六經之廢緒哉曰盛唐則中晚非其至矣况宋元乎謂其句之費雕鏤也然不鑿鑿于宋元不足以造盛唐之奧也曰兩漢則晉魏非其至矣况四大家乎謂

其格之失高古也然不妙運于四家不能以入兩漢之室也僕以為博雅二字缺一不可徒博而不能雅則餽飭滿筵味斷輪之旨矣徒雅而不能博則空拳應敵如孤陋之訛何第由博以造于雅則可未博而先求雅則不可今夫人家未睹藟侯之架身不下董生之帷而遽欲雌黃千古網羅百家譬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貧家效富家之宴旁觀者祇有掩口笑耳焉用文之僕自幼閱文選一書乃昭明太子開博望以招賢酌前修之筆海自兩漢三國六朝代不教人、不教首而為之分門別類

種、快心雲蒸霧涌玉振金相故其自序有云陶匏異
器娛耳則同黼黻殊章悅目則一良不虛耳然其篇快
浩煩典故錯出今人既不能作亦不能讀非不能讀也
不能作雖讀如未讀也左思之三都賦十年始成司馬
相如子虛賦百日始成故又日事出于沉思義歸于翰
藻今人讀未終篇而倦焉思卧者比、是已乃欲以旦
夕奏功其作元不佳其傳必不遠譬之望洋大海縱有
如椽之筆終傍人籬壁下作生活其能自開一堂與哉
嗟乎此道難矣多錢善賈長袖善舞自古記之蓋可與

深思好古者言難與淺見寡聞者道耳故僕以為必熟
讀文選一書更歷寒暑晝夜之勤積之數年方可下筆
今請勿輕置喙焉即僕自審素無立言之才竊有效顰
之志且生平不善藏即連篇累牘朝而脫稿夕布國門
欲求一言之幾于道不可得矣何者不專心致志則不
得也僕請自今了心世累家食之久無他事關心或可
墮體黜聰研硃滴露畢餘生以究心此道不求言而言
出焉一吐其胸中之奇其亦庶乎其可也嗟、僕過矣
僕乃今亦輕置喙矣吾人固自有一段上乘功夫調攝

身心皈依性命世重敬帝而輕千金世采春華而忘秋
寔惟求之琅函芝檢以潛通乎瀟氣頓解夫天張不立
言語文字為宗者此乃安身立命之方恐區、詩文非
其至也且徒以弊耗精神博名高而垂不朽抑何益哉
古人云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名成且爾况未有名
乎故曰此道終非吾人之所急也就文所及而試言之
文亦姑聽之姑不一一

與楊柳所論詞學王淵元

詞雖小道綽有体裁用調无分南北長短北調合絃

要雄渾南調叶板眼要婉麗長調曼声舒嘯要腰腹飽
滿短調度字下刺要綿密節奏反一于此不稱當家矣
用韻无識陰陽輕重如北詞重務頭南詞重閉音務无
陰陽分明輕重合宜始稱作者一失較量見笑大方矣
作者才情雖不同要不出此三者曰情至語曰典麗語
曰口頭語學情至不成流為隔靴搔癢學典麗語不成
流為學究填經學口頭語不成流為張打油套子此皆
作詞之大忌學者所宜究心也且傳奇就可藏拙套教
最難同短即如新水令一套原属双調无欲南北不溷

腔板不雜始終勻稱轉折周密方可入選在先作者張
斗如論之詳矣近若張子玄龍子猶王伯良沈伯英祁
虎子輩頗稱當行今得抑所諸君從而後矣

再與趙淮獻書徐師曾

近承枉過南湖之上并示佳集且委評選豈謂僕粗有
知識能永其傳耶悚息悚息夫詩不易作亦不易選故
受命以來繙閱數過而後措手乃就諸體若干篇中選
取止此非敢謂足下之詩不佳蓋求精耳且詩之傳在
精不在多杜審言工部之祖也集止數幅歷十餘年不

泯非以其精乎唐人選唐詩若國秀極玄河嶽英靈諸
編均非巨帙所謂代不數人；不數篇者誠至論也足
下所著富至千篇而諸體各有短長故入選者或什五
六或什二三所取不多無足怪也僕誠不能窺詩人門戶
然竊妄意以為詩有格調有神采有字法句法格調
見于神采之外神采藏于格調之中若字法句法所以經
緯二者而動人膾炙非謂纖穠藻麗綴緝滿紙而以徒
多為勝也故有一句不佳即棄一聯一聯不佳即棄
一章者此選詩之法也今欲因一句一聯而存一章將

無魚目混珠之謂乎即如草玄翻墨汁擊劍落霜花
幾時看高士傳閉門常謝故人車剪取白雲為帔
來黃獨當餼糧頽壁雨深蝸自篆小簷泥落燕空巢
心同逝水歸滄海興逐孤雲渺太虛寄情欲折江
柳問訊遙憐甌上梅坐臨流水心如洗卧對孤雲
意更閒又如惟有天中月應憐白髮愁張翰不歸
秋寂寞西風吹老紫萼絲何時縮地一相訪掃榻
與君秋卧雲不知濁世紅塵裡消受清風有幾人
忽有尊鱸動高興夢隨烟雨落松江空山雪後月
初霽折得梅花寄遠人並是佳

句第恨全章不相稱耳必欲因此而盡存之恐為後世
所嗤笑也若加更竄使前後相稱則入選何疑嘗見勝
國時月泉吟社集中有摘句圖蓋取人所長不忍輕棄
之意足下倣而存之不无全載可也足下如以僕言為
然則當承命作序刻此二百三十餘首至足至足矣毋
事姑息令後人窺其淺深也伏惟裁示以為進止幸

與謝四溟論詩書朱安汎

不覲醉顏聆清誨已數年矣跡雖違遠而景慕之私蓋
每食未嘗不在鉅鹿下也門下以英邁之才洪博之學

馳騁騷壇主張風雅為我朝隱逸之冠孟襄陽不得專
美于前矣此海內操觚者之通論非僕之侯也僕竊自
念幼而垂髫始就外傳即聞汴中諺云宗室讀書徒費
精力耳其言行不得齒于士君子其詩文不得附之作
者蓋以紕誇之可鄙也僕以為信然及稍長讀古人之
書得見往事乃知其為謬論也三百篇多閭閻婦女之
詩而聖人著之以為經卷伯刑人也而仲尼不刪而况
于宗人乎若漢之向歆魏之五植梁之統與大園唐之
適之太白宋之汝愚子固等皆屬籍天府而制作傳之後世

載之簡策者固不少也于是天心自勵乃取漢魏盛唐
諸詩讀之亦時擬作一二篇如暮行無相逐廢而不
為也徐思其故恍然悟之以為百工技藝皆有師傳習
舉業者必得明師指授詩道之大而今人皆欲自能之
豈不可笑也哉李少泉先生者空同李公之門人也及
其謝政僕得從游授以詩法始知詩有格有調有聲律
第才謝庸謏駕駘難策是以雖知之而未能也後門下
遊梁得觀代卷錄亦知其非純粹之作也庚戌以後門
下北游京師觀光利見詩道大備矣遊燕集一出藝林

增重焉人皆傳誦始知有謝四溟也戊午再至僕得伏
下塵聆緒論受益多矣別來時覽教札啓迪勤懇非素
交心實能如是哉僕觀近日佳製有可議者不敢隱默
以負知遇昔人有願為子美之忠臣者亦此意也今適
晉稿似不如遊燕集而中州行稿又不如適晉稿矣至
于寄兩京之名宦以詩做人情失古吟咏性情之旨和
李杜之長篇如合婚之用月老牽張家而配李家也格
雖是而無復遊燕集之音響矣何大復之搏沙振皮鐸
之喻是也此無他多作之故也倘門下不遺葑菲兼採

芻蕘翻然改轍惟端居養氣而已使浩然充滿然後落
筆如煉金琢玉作一篇則可傳一篇勿貪多而務廣使
後人有所去取也此雖愚者之一得未知高明以為何
如劇談而無忘者特惠子之知我也

奉師季先生書 徐渭

前日承夫子賜書之後即有長格奉獻付尊門云待錢
信去便故尚未得達函丈其中有不盡者則以詩之興
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民俗之
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兒

童耕夫舟子塞曲征行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真天机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者不知夫子以為何如渭極欲恭詣函丈以聞新解兼得進以微愚家事草、遂絆此行俟函丈脫稿後或可得卒業也不一

答沈定菴書袁黃

秋水正清秋月正明杜門誦古對景悠然世態之炎凉人情之順逆如風過樹了不相關近有一事頗覺櫻情借酒遣之終不能去對人談之又無解者試舉似兄世

之談詩者率以盛唐為準第細考之殊覺不然詩各有體如五言古詩始于漢盛于魏至晉宋以下即衰矣雜唐一字便非本色何唐之足法乎七言古詩腴腩于栢梁浸潤于六朝至唐始暢而宋元諸公儘有佳者總之不失漢魏之旨始為得法亦不拘于唐也唐沈宗諸公研磨聲調始作律詩號為近體至開元天寶最為雅正然皆五言律也七言律則初唐作者無幾盛唐漸衆合之不過三百餘首而杜甫幾居其半中間佳句固多而類句亦不少中唐晚唐以至宋元音響雖具而格調

或卑格調雖高而性靈未為皆不可為典要意者有待
于今日乎近取我朝前輩諸公之詩閱之儘有勝于唐
者此僕所心疑而未解者也知愛知老狀能為我解疑
否前日不能踐約即欲出城叩齋頭求一醉而文復先
貽之以酒敬然則弟將遂止而不出乎抑將受酒先嘗
而後出索醉乎惟門下教之

荅王孟甫 徐應雷

老親病體不時陡甚僕不能復赴館陽羨六月初遷南
韓宋伯宅後北園有高岡老樹一望綠疇野橋流水不

謂入城翻得山林之致親疾小間便于大樹下宴坐念
何日與足下談對竟日忽得手書甚慰新詩清貴可敵
右丞以足下之才華與心境必能作極平淡詩之平
淡者此詩之最上乘也葛氏為從組麗中未落其紛華
可造平淡蘇子謂為文當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
淡然則號國夫人必老而淡掃蛾眉以朝至尊乎淡者
質任自然不施粉黛而面白唇紅翠眉綠髮皓齒素手
其色澤光華可鑑故足貴耳乃至飛燕后飾太真宮粧
與淡粧等何者其后妃之分固然其國色故在耳絢爛

即是平淡豈有漸造之理若五色絢爛與平淡為兩截則無貴淡矣故葛氏云今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為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似也然又云到平淡處甚難夫曰平淡甚難則曰可到平淡處甚難則不可平淡之境豈鑪錘雕琢之功所到哉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桃紅李白薔薇紫問看東風愁不知大都詩與文出乎天然未嘗不平淡未嘗不絢爛桃李薔薇芙蓉是也出乎天然雖絳桃紅葉未嘗不平淡不出乎天然則剪白紵為花素綃為葉不名為平淡故陶詩平淡非必飲酒間

適即荆軻詠故是平淡秋風蕭颯自天地間所有耳右丞詩平淡非必朝川田家即九天閭闔萬國衣冠雲裏帝城雨中春樹等語是極平淡語是極清空境界何者寫帝居氣象毫不損益再淡者非若粉地可施五色又非若繪畫不復可為粉地也明珠白璧不可施五色而其光米焜燿若備五色日月光被非青非黃非紅非白而天下無一色不在其光中自非凝神而照萬境其可與語淡乎吾嘗天下味多矣天下百物珍羞必五味調和惟蠚也生而有至味可淡食文章之極淡者蠚也

荅林孺苞 何白

長鬚持一函至，疑然空谷之音也。發讀三遍，故人鬚眉
恍然如覩，喜沆可知。所附陳君尺一，竟成石城故事矣。
弟前歲病甚劇，伏枕作書與伯度，累千餘言，妄加評騭。
聾病之學，且并取衷于仁兄，不知曾達尊覽否。今人往
往論詩，以謂古今人不相及。若秦越然，弟竊謂古今不
相及固也。然時有古今，而境物色象無古今。目之所觸，
心之所感，古今同也。苟能極吾情境之所詣，盡吾賦予
之所分，短不引之使長，不便促之使短，若鳧脰雀脰各

全其天，不以擬議牽合，損吾性靈，直抒胸臆，我去古人
何必有間。夫漢魏之不能為三百篇，非不能也。蓋情源
既濫，勢難拘格。時與遷，欲其不變不可得也。其至焉
者，即為漢魏之三百篇可也。其降自唐宋，皆可類推。然
三百篇未嘗一日不在人間。若云刪後無詩，則鴉鳴鵲
噪，笛韻蠡音，皆瘖然無聲矣。今之論詩者，必曰何者效
漢魏，何者效六朝，何者效初盛唐字、句、皆摹之。此
乃漢魏六朝初盛之面目，非我之本來胸臆也。昔人嘗
以禪家設諭，禪家自南岳臨濟洞山諸宗以下，鑿、相

傳心、相傳前心後心相去教十世若合函蓋者心性之學也匪曰其貌無佛祖肖也其声無佛祖似也無弗披祖之衲也無弗跋祖之履也夫相馬者所貴滅沒能致千里也非驪黃能致千里也若曰必欲斤斤以摩擬為極則。優孟不獨并其容止折旋之似叔敖也虎賁不獨并其面貌舉動之似中郎也又曰古人法度格調不可踰越尺寸此語信不可誣然舉今人之集已傳者試覈其体何嘗篇、無古人法何嘗言、泥古人法調叶境融自無四声八病之失矣昔人所謂善學柳下惠

無如魯男子米

海岳精

臨智永千文無一筆類智永是深

得智永解悟者所謂精髓解悟者心學也形貌位置者時变也藉令叔教復生今世將冠古之冠乎服今之服乎其不变者心也其变者時也若以衣冠禮貌異于昔遂云非昔之教可乎唯在靈心獨濬得其欄柄耳承命詩序弟不嫻于文使者翹足待發勉為刺燭了此大什刺成期即寄示

與王伯度

何白

僕今秋奇病入膝瀕于死者數四黃門公至弟始離床

第尚如出敵寒雖負風欲仆竟不得把臂道契濶不勝
苑結大什蒿目不能竟讀矧光怪注射奪人目睛即吐
吐伯度嘗音析義千載為難子建有云後世誰復相知
定吾文者伯度足下舉今作者粗得其概取不陳之伯
度以求折衷焉僕竊謂國朝再闢區夏神氣亶厚國初
若高季迪楊孟載劉伯溫徐紉文諸子咸斐然自成一
家言大都無不埒燿全唐獨運胸臆即近体不無中晚
纖弱之調尚沿元季餘風稍欠錚錚耳然溯其源流若
禪家宗派雖宗分南北自是一門超出妙莊嚴路自茲

以降代不乏人壇至北地信陽擱然爭雄斯道為之一
振何李骨力雖較矯勁究其深詣未必遠勝高楊諸子
也嘉隆之際作者七人嗣後宗派既雜旁流潰出遂類
然不可坊矣蓋弇州主大直欲体具百家苞葉今古豈
不汪洋萬里崩奔自恣哉或曰太貴富賄詞多填寔求
其風雅相宣情境互暢較之唐人有間矣似非過論濟
南以高華嘹唳取勝非不金莖玉樹月窟霜鐘第語過
清空意少变化如五音亮節必無淵閱悠長之韻五味
爽口自乏雋永滋音之味一時尋聲附響者靡然從風

無不速肖若孟之效教夫技之淺者做之則易入境之
深者擬之則難窮審其速肖如此則濟南不無遺憾哉于
是後家徒知厭薄標剝革又漫不知宗旨所在乃各立
壇坫務標一幟或持一說者以謂古選必斤斤步趨漢
魏近体必字字臨摹初唐路非不正功非不力所就非
不死然唐音也第恨我之性情頗為擬議所拘又且不
取熟讀李杜高岑韓柳元白諸家以窮其變究其歸宿
不通詞家一剪絲琢棄手耳雖瑣繪滿眼殊少氣韻生
動之趣或持一說者以謂詩為心聲直抒吾之所欲言

情境無盡吾詩亦無盡當其目之所觸牛渡馬通無非
上藥外無之境內無之思此論未嘗不合作者之旨但
取材太雜則有穢冗之札矢口成篇復傷率易之病究
其歸宿不通詞家一叢談小說却耳雖胸次如洗殊少
陶汰謹嚴之法又持一說者立意以清淡玄遠為宗清
癯骨立字為生硬而不為圓熟字為冲夷不為濃艷殘
山剩水非不清絕政如趙令穰畫情境不越百里究其
歸宿不通詞家一声聞小乘耳雖洗滌雅潔殊少博大
浩瀚之觀嗚呼其中矮人現場者或各為楚漢左右袒

且信且疑終無成立此道不復歸一無論古法即何李宗派亦不可續矣殊不知此道元到至穩愜處方論爰惡欲成佳詩必先尋佳韻未有佳詩而無佳韻者也韻有宜于甲而不宜于乙宜于乙而不宜于甲者題韻適宜若合函蓋唯在構思之初善巧揀擇而已至若七言歌行抑揚轉換用韻頓挫處尤宜喫緊理會此處最能見人平日學力淺深工夫疎密乃至排律長選亦宜斟酌韻脚穩安庶無牽強搭湊之失境固萬殊情非一緒文生于境若水性然曲折方圓隨形肖象渟淵則寂澗瀨

成喧風鼓之而漪生石觸之而濤激故情有欣戚悲樂因焉不即不離斯為恰好陳固不可太新亦不可庸固不可太奇亦不可淺固不可太深亦不可輕固不可太重亦不可澁固不可太滑亦不可所謂道寓諸庸過則失之矣夫星辰之昭回山海之流峙何常奇特而烟雲晦明風濤蕩瀟千變萬化不可勝原何其奇特若此耶今人有好奇者輒肆然欲別立爐鼎務為怪硬嗟乎古人異才尚性者豈後于今人哉以其牛鬼蛇神湮沒不傳耳且天之賦才有大小若鳧脰雀脰鵠白鳥黥咸有

定品人能盡已所賦之量務極其致不以已之所短強
為恢張不以已之所長極流汎濫也範古矩度傳我
神情則無不傳矣公安素石公持論甚好真如神僧以
嘻笑謾罵作佛事此為上機者說難為下方者言也當
識其矯枉救過之論無滯于筌蹄可耳夫古德說法或
為解縛或為破執縛解執破更有何事若復解破不已
終滯解破名相病已服藥、病為病鈍夫不解石公教
外之言何以異此倘不意領心會其不流于打油較應
者幾希僕夙有志此道今老病交侵終于無成不勝悲

咤請析醒草不覺躍然的知當今作者唯足下才力駁
駁可造古人吟域漫抒狂誕之見請證足下此言惟足
下可以聞此或并示黃門公及伯無元玉汝苞毋令他
人知行且籍我于市矣便中有以復我破我疑域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二

書十四

論詩

再報蔡敬夫 鍾惺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冬春間一月之中千里之外得書及詩者三親遣使者
二此非尋常交遊也詩歸一書自是文人舉止何敢遂
言仙佛然其理亦自深常情嘉隆間名人自謂學古徒
取古人極膚極狹極套者利其便于手口遂以為得古

人之精神且前無古人矣而近時聰明者矯之曰何古之法須自出眼光不知其至處又不過玉川玉蟾之唾餘耳此何以服人而一班護短就易之人得伸其議曰自用非也千變萬化不能出古人之外此語似是最能榮惑耳食之人何者彼人謂古人千變萬化則又皆向之極膚極狹極套者也是以不揆鄙拙拈出古人精神曰詩歸使其耳目志氣歸于此耳其一片老婆心時下轉語欲以此手口作聾聵人燈燭與杖寔于古人本來面目無當自覺多事不能置此人廬山之外然寔有所

不得已也自譚生外又無一慧力人如公者捧喝印正來論所謂去取有可商處何不暇時標出乘便寄示若詩歸中所取者不必論至直黜楊炯一字不錄而滕王閣長安古意帝京篇代悲白頭翁初盛應制七言律大明宮唱和李之清平調杜之秋興八首等作多置孫山外寔有一段極核極平之論足以服其心處絕無好異相短之習夫好異者固不足以服人也古詩中去取亦然想公所云決不指此耳恨詩笈一卷未成不能錄與公正之所指示譚生及弟所作佳惡裁鑑精當至敬

書當事荐引譚生而云當事者自應知之此古心古道
尤弟與譚生所中心藏之者也前寄早梅詩佳甚偶未
能答而所寄譚生扇頭梅詩又進于此與譚生各和一
詩書扇奉寄三詩似各有一段光景也二月初入京聲
跡漸遠言之黯然

與王穉恭兄弟鍾惺

江令賢者其詩定是惡道不堪再讀從此傳響逐臭方
當悞人不已才不及中郎而求與之同調徒自取狼狽
而已國朝詩無真初盛者而其真中晚真中晚寔勝假

初盛然不可多得若今日要學江令一派詩便是假中
晚假宋元假陳公甫莊孔暘耳學袁江二公與學濟南
諸君子何異恐學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于學濟南諸
君子也眼見今日牛鬼蛇神打油釘釵遍滿世界何待
異日慧力人于此尤當察眼。大凡詩文因襲有因襲
之流弊矯枉有矯枉之流弊前之共趨即今之偏廢今
之獨響即後之同聲此中机括密移暗度賢者不免明
者不知袁儀部所以極喜進之者緣其時歷試往哲遍
排時流四顧無朋尋伴不得忽得一江進之如空谷聞

聲不必真有人跡聞楚然之音而喜今日空谷中已漸為輪蹄之所不止楚然之音且不止真有人跡矣此一
時彼一時不可作矮子現場

荅高洪父何偉然

詩中更削真為一字之師從此克悟受益良沃然小子固
有謬思未敢質之大方之門而軒鏡在懸雖自知邪魅
安得不呈肝胆竊意詩之作也不踰情景二字五方風
土之異百代變遷之情或有古人所不及歷而今人
歷之則今日自宜隨今之所歷而發今人之語用今人

之字既不能強古人之所未歷者豫用之以合我又何
必強置今日所必用者以投古人今日既可以發古人
之未發又安得不用古人之所未用如必但取古人所用
之字而用之轉換湊泊便成大家靈心巧運又為用之
况古人亦自有用有不用也彼長吉之奇誕生澁何嘗
依樣葫蘆而長吉卒以敢用重若夢得不敢用糕字
宋子京云空負詩中一世豪如必以一字求合人則所
以負于古人者多矣然而先生之所教亦見今人不知
情景為何物唯取新于一二古人未用字使不能用一

二未用者見之輒驚如蝦荒解兵不知其非、利甲也
剛先生之所教者宏矣辱以小友見叔故不揣愚昧唐
突先生能有其罪而進之否

答曾長修書 魯異撰

某于制義一道當吾世已為窮賤矣柄而私心亦甚厭
惡之独于詩則每以發其無聊酸楚之情緒亦不得已
而為之者善有興會于制義耳然使吾代以詩取士如唐
人之制科則弟之詩又未若不如其制義為貧賤之資
茅耳吾長修于舉子業宜其少可多與者而犹首肯于

六戰六北之跛伍老兵又國其制義而許可其有韻之
文以為人寧可無詩名不可辱詩之理色某于制義所
謂無色而差近于理者也人可以色取而不可以理勝
况弟之所謂理者又為一時適興偶然而然之理而非
今世所崇尚遠之為程朱近之為錢王之理宜其自取
窮賤白首而不得一當也若詩則理與色俱無之信口
出聲憤然而嘆啞然而笑泣然而淚未省此嘆者笑者
淚者為色乎為理乎以色而笑歎而悲淚則優人之排
場也若以理而笑而歎而淚則其勉強假借又甚于優

不但成詩而亦不成理矣今之人辱詩之理色而理色亦可辱詩來詩所云以廉恥護送詩道者無理亦無色者也夫今天下安得有廉恥二字在朝而將相不知廉恥百官有司不知廉恥居鄉而士紳不知廉恥甚而無廉恥者笑乎有廉恥者不使之一日得以容于朝廷鄉里之間不特詩文之道為然也而以詩文一事為災世間眼救世神針括此世上所極視為不合時宜之物而又不問及于不合時宜之人吾恐為長修者非所以遠于窮賤之道也特此道以紀詩年得無廉恥與年

俱長而窮賤亦與年俱深乎過嚴灘詩如風雲跼促龍虎噴生為人臣則不能此是無長修風動一時寡廉鮮恥之言今之為制義為詩者求為人奴而恐其不能而其觀制義與論詩者非其能為人奴則以為不祥之怪物而去之恐其不速大約舉天下皆奴氣所以無將相無官吏無士紳無詩無文坐此無廉恥二字之故也豈但為臣虜于人而已哉火瘡甚痛因來教搔著癢處喃喃遂不可了詩序容灾瘡稍平為之題目難題目又佳佳固難耳

荅楊蟻菴銓部 楊銓

臨印水山極佳吾兄又得佳中之佳者觀來書模寫點綴幽芳淒清開朗醞釀無所不有已堪神往乃筆端婉雅則又不減柳河東手也此等清福弟何敢望然弟亦

錢虞山 吳江潘子田書 五福

予民與馬友入書及評後之福 述焉否即所云

近日詩派的有可異但求新脫絕無性情才短而故為 倔強意淺而更有痕跡固不若弟之不能而能不能也人面

之不同極百千萬億之人以至百千萬億世之人雖極相肖似而必有不同者此化工之妙也然未始少易其耳目口鼻也詩亦宜然意相景會各有所領但能直抒已懷自不拾人餘唾總有真才則有真詩矣若元欲避熟徑標異想不顧意象之離合則胸中先自決裂偏拗而冲夷雋永之天越亡矣一時習尚如此後之邈源而公平者當何如哉向嘗質之曹能始先生曰近派詩新脫可喜弟覺反著色象何如先生曰然新而有痕吾兄眼悟通人當有契于斯語也

荅楊蟻菴銓部楊鏞

臨印水山極佳吾兄又得佳中之佳者觀來書模寫點綴
幽芳淒清開朗醞釀無所不有已堪神往乃筆端婉雅
則又不減柳河東手也此等清福弟何敢望然弟亦頗
有為快活處者會紛囂莊語為會諱任取眼前之景領畧
到來之人調笑諱調笑放浪鄙靡與之為嬰兒寄之手詎
屬嗟、蠖庵足下我用我法謂是足以逃焉否耶所云
近日詩派的可異但求新脫絕無性情才短而故為
倔強意淺而更有痕跡固不若弟之不能而能不能也人面

之不同極百千萬億之人以至百萬億世之人雖極相
肖似而必有不同者此化工之妙也然未始少易其耳
目口鼻也詩亦宜然意相景會各有所領但能直抒已
懷自不拾人餘唾總有真才則有真詩矣若元欲避熟
徑標異想不顧意象之離合則胸中先自決裂偏拗而
冲夷雋永之天越亡矣一時習尚如此後之邈源而公
平者當何如哉向嘗質之曹能始先生曰近派詩新脫
可喜第覺反著色象何如先生曰然新而有痕吾兄聰
悟過人當有契于斯語也

與友人尹氏興

不肖五十五年于今二三年中始成詩歌內之雅德體
骨飢寒亦安能為雲霄海岳之吟者願孤憤酸辛之情
狼子豹孫跳走不住溢而成聲切而成韻常斯時也豈復計
其和平溫厚起承轉合遵古詩君子之憲章者昔華州
杞梁之妻哀至不攜衝為痛响遂至感動地軸墮陷城
隅令兩女子自圖其哭之善營度口吻以與十七女娘
競其咽、鳴、則且不足以感魯國之郊人而况動搖
天地哉膚肉声鳴之外夫亦別有存焉者矣豈專柔潤

藻巧而後始為天下之詩人乎懷抱斯言非足下不可
以吐此故畧陳固愚幸惟裁察

與高自山徐芳

兩載渴憶中得此浹夕清談快當似、願空山宴子種
種皆成荒蕪則少陵所云當怨阮家貧之句早為弟饒
舌矣大諸別後細讀击思立致宵然塵壒烟火之外非
數歲深山一番静力不能到此但就中有一二小失閑
于體格者此詩道最要不可以不辨也盖古詩之變為
律兆于陳隋成于貞觀之間王駱諸子至沈宋則嚴矣

其初尚有微細出入後遂截然不可辭矣雖以摩詰少陵號稱名手能于此中各極一詣不能取其格而變之也譬如人之五官姣好奇偉姿態百出至于眉上目下鼻縱口橫耳凹齒凸之狀則雖駿茂與宋朝等反是則謂之非人而美與惡無間矣其所謂姣好奇偉者原在此五官中而無事于變也惟少陵律中亦有韻不盡粘曰拘体者王摩詰酌酒與君：自寬岑嘉州嬌歌急管襟青氍二首亦有八句全用拘者亦千百中之一二故作生澁云爾此体七言有之五言未有也五言律有不

拘駢對者如宋之問情人去何處淇水日悠：劉希夷白髮今如此人生能幾何之類惟在三四聯中今時沈沿用之亦句中之虛寔正側不甚^執之泥耳其八句尾韻一仄一平未有能易也今大作中有于五言律之第七句忽作平韻者以為古非古以為律又非律矣此前之所無不可創起者也古體中俳句魏人間有之至晉謝康樂陸士衡而甚後世有謂古詩之亡始自康樂者旨哉其言也然嘗遍閱康樂詩中所謂俳句入古則可入律則不可如是雖語、俳亦何傷于古乎唐人詩如陳

子昂劉昶虛其近體中有時氣韻如古詩者而元無古詩中聲調反同近體者蓋近體出于古詩而當古詩時未嘗有近體時代固然吾輩學古詩遠者蘇李十九首近者陶謝六代曼靡亦奚取乎今大作中有古體起四句純用律句又有起末皆律句中用古體者是半古体半近体也謂非古不可然遂謂之古可乎此得失之分最宜剖晰者也又詩謂之律其義取于法律擬議之嚴銖銖必稱又如大將出師鼓愾弓刀兩心均敵步伐齊止合萬衆而指臂之稍軼即失律之節而不可語勝矣

就中偶句間有借對若紫陌皇州分對若桃李樹鳳凰臺巧對若龍鍾節玳瑁簪之類亦通融彷彿之間耳未有比偶之中一寔一虛迥然異者今大作中有以行徑對子規波恬對塵聽者及山對野渡前身對竹引以及飛燕啄細鱸肥山人約澗下芹如此等類又皆今人記濫苟且充塞之病雖曰小疵然一字之謬足以累一句一句之累足以累一篇又安可忽其小而不為簡汰哉歷觀古名人詩未免八句皆工而斷無一句不穩者惟其穩故不盡工者亦工也此又細微之失所當加意者

也大抵詩之道以氣格為上而結構亦不可遂輕以性情為先而声响亦不可遂廢詞莫陋于縛贅而徑率之句亦不可謂之自然境莫妙于目前而凡俚之言又不可名為真至韻而不靡朴而不麤淡而不枯工而不詭使事而不流于襍談理而不墮于迂模古而不傷于痕踏空而不病于鑿情文兼至格調夔諧雖有作者不能易此也今天下作詩之人甚多而知詩者益少詩之蹊徑亦益以褻甚有卑冗濫惡總不成詩而高自標榜以欺世者舉世憤之亦無從正之也獨吾兄詩沉澁玄穆

絕無塵濁沾染之累誠刻其小疵就其粹美即以追古人何有且今朋友道喪久矣詩文傳閱取笑批評爛加圈點互相詬炫云爾能以劇切進者絕少矣而吾自山又已衰然稱詩人者如是即有小失弟不言誰復言之是負自山一日之下問小而負自山十年之苦心靜力大也是以不避罪責敬傾臆而進焉伏惟諒察

